

瞧！这个人



新潮文庫
24
劉尼采著
崎譯

瞧！這個人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新潮文庫24

瞧！這個人

原著者 尼采

譯者 劉崎

初版 58年6月

再版 75年8月

定價70元

發行人 張清吉

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

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

郵政劃撥 0006163-8號

電話 8719141 · 8719151

法律顧問 林金發律師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

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

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

S8704/28 (中 1-7/5)

瞧！这个人 (尼采自传)

BC000150

目 錄

譯序	一一
前言	一一
一、為什麼我這樣智慧	二七
二、為什麼我這樣聰明	四五
三、為什麼我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	七一
四、「悲劇的誕生」	八五
五、「不合時的思想」	九三
六、「人性的、太過人性的」	一〇〇
七、「黎明：道德思想乃是成見」	一〇九
八、「喜悅的智慧：快樂的科學」	一一三
九、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：一本給一切人看也是無人能看的書」	一一五
十、「超善惡：未來哲學序曲」	一三四

- 十一、「道德系譜：一個論戰」 一三七
十二、「偶像的黃昏」 一三九
十三、「華格納事件：一個音樂家的問題」 一四二
十四、為什麼我是一個災禍 一五一
十五、一個自我批評的企圖 一六三
譯後語 一七七

一 評序

尼采與齊克果同爲當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，十九世紀時，幾乎沒有人認識他思想的意義，可是，到了廿世紀，世人便開始認識他的價值了。正如雅斯塔所說：「齊克果與尼采的存在意義增加其重要性時，才有現代思想傾向的特色。」我們可以說尼采是進入廿世紀才大放光芒的思想家，現在請看這位屬於廿世紀的大思想家的現身說法吧！

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傳記作品，尼采以自嘲的態度，用皮拉多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穌所說的話，來作為他自傳的名稱。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，與其說它是一部自傳，不如說它是尼采思想過程史，因為在這本書裡，雖然也有生活方面的片斷記載，但大部份是記述他重要著作的概要以及心靈創造的過程。這書是尼采在他四十四歲生日的第二天開始執筆寫作的，三個星期之後，全書完成，經過幾度修改以後，於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六日，大功告成。像他自己在本書開頭所說的，他讚美自己富於創造性的四十四歲的盛年，更祝福他以往的一生，等他完成了這本自述的書，跟着便進了瘋狂時期。現在想起來，他好像預感到有這件事一樣，把他一生的思想精髓，都攏進這

本書裡。這書可說是尼采散文中最後之作。在尼采悲劇性的一生中，這書完成前後所發生的事，尤其是悲劇性的。

在這書的正標題旁邊，還有副標題：「wie man wird, was man ist」，它的意思表示這本書是一部闡述尼采之所以為尼采的書。我們可以說，在所有人類之中，像尼采這種個性濃烈的人是不多見的；我們也可以說，在所有被稱為自傳這類作品中，也沒有像這本書這樣的奇特。本書不是傳統式的按着順序加以敍述，他以最大膽的、奔放的、極端的、直接的方式敍述着他自己。他敍述自己的方式，便表現出他特殊的個性。但這本書不只是用奇拔突出的語句而已，在他激語的背後，有他可愛的天真之處，在他咒罵的背後，充滿着敦厚的人情。例如，他曾攻擊過華格納，但他對華格納始終保持着永久的愛心。這在本書中「華格納事件」一章中可以看出。在他放任自負的背後，却有着無法填補的落寞孤寂之感。總而言之，他是一個最像人的人。雖然，在這本書中，有些奇突的、病態的東西，但却是他對自己作最正直而毫無虛飾的表白。

即使我們一再的重讀這本書，仍然會感到趣味盎然，並且會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新的喜悅，這是因為尼采是一個天才，但在我們的感覺上，他沒有一般才子的氣息，也沒有自視不凡的地方。他所說的話，不管怎麼樣奇矯，怎麼樣突出，聽起來似乎是誇張，但却沒有超出他自己真

正的感受，他只是把他所體驗到的，所思索到的東西，用最真摯的、正直而活潑的直接表現出來而已。他沒有一點虛偽，沒有一點浮誇，總是帶着誠實的態度，使我們觸及到那些不易觸及的東西。這本書在記述上也許不够精細，但他對自己所作的解釋，勝過任何別人對他的解釋，只要讀過這本書的人，對他的一生、他的事業、他的抱負、他的思想，都會有完全明確的瞭解。他對自己所作的解釋，對一般文化、基督教、哲學、藝術、德國人以及德國文化氣質所作的批判，雖然都是極端性的，然而却有着非常銳利而深刻的一面。

二

尼采於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，出生於來比錫附近的小村鎮上。他的父親是新教牧師。他是家中的長子，廿歲時，畢業於普福塔學校，即進入波昂大學研究神學和古典文獻學，這時，他最崇敬李奇耳 (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) 教授，便在李奇耳的指導之下，從事研究工作，第二年即一八六五年，隨李奇耳教授轉學來比錫大學，繼續研究古典文獻學。這一年，他第一次獲知叔本華的主要著作「意志世界與表象世界」，開始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。一八六八年，因李奇耳夫人的介紹，獲識華格納，熱中於他的音樂。第二年即他二十五歲時，李奇耳推荐他就任巴塞爾大學古典文獻學助教，一八七九年，因病辭去巴塞爾大學教席，開始他的流浪生活。

· 漫游十年之間，病勢日益加劇，終於一八八八年，發生精神錯亂的病徵，此後即連續了十年以上的精神病生活，終於在一九〇〇年九月廿五日，病逝威辛。

三

綠櫻尼采一生思想的發展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，與尼采會有戀情的莎樂美 (Lou Salomé)

在其「尼采論」中，曾經說到過這個三階段說。尼采自己在其著作中，也說過所謂接觸道德超克的途程展開為三種精神型態的話。此地所謂精神三型態，即指虔敬、服從而學習的精神和破壞、批判而試作對價值重新估價的自由精神以及肯定、創造的對運命之愛的精神，他的主要著作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此說」的第一部中「三態的變化」章裡，也有「駱駝——獅子——童子」的精神發展論。

以上述的標準加以區分，尼采思想的展開，可以分前、中、後三個時期：

前期（一八六九——一八七五），在古代希臘悲劇和哲學的研究中，深受叔本華與華格納影響的時期，在這個時期，他發表了「悲劇的誕生」（一八七二）和「不合時的思想」等書。

中期（一八七六——一八八一），超越叔本華與華格納，向着懷疑和虛無主義突進的精神彷徨時期，在這個時期中，他發表了「人性的、太過人性的」（一八七六—七九）、「黎明」（一

八八〇——八一）和「喜悅的智慧」（一八八一——八二）前四部份等書。

後期（一八八一——一八八八），透過與虛無主義的對立，其主要思想漸次充實展開而向瘋狂中突進的時期。這個時期的作品是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（一八八三——八五）、「超善惡」（一八八四——八五）、「道德系譜」（一八八七）、「喜悅的智慧」（第五部份，一八八七）、「偶像的黃昏」（一八八八）、「反基督」（一八八八，即本文庫之「上帝之死」）以及「瞧！這個人」（一八八八，即本書）等。死後他妹妹伊麗沙白把他生前著作斷片整理起來被稱為「權力意志」一書，也是這個時期的產品。

四

我們現在開始看看尼采在各個時期的中心思想。早期的中心觀念可以拿「悲劇的誕生」一書的思想作代表。在這部著作中，尼采所提出的是面對存在的悲劇性，希臘人如何藉着悲劇精神以克服悲觀厭世的苦悶問題。

尼采對於悲劇的認識，獨具慧眼，他早年在波昂及來比錫大學研究古典語言學，即古典希臘語言，這本是一種純粹學術性的研究工作，可是對於創造靈感豐富的人而言，即使這種純學術的工作，也不能掩蓋他的創造意志，所以，尼采與別的從事學術研究者不同，他從這種機械的研究中，發揮高度的創造衝動，他運用他從古語言學中得來的知識，解釋希臘文明。「悲劇的誕生」

一書，就是這種解釋的結果。在這本書中，他對希臘悲劇，具有獨特的看法。他認為早期的希臘人，完全是悲觀厭世的，因為在泰坦巨人民統治的神話中，希臘人生活在恐怖之中，毫無生命快樂的情調，這個世界，這個人生，給他們帶來的，只是悲慘的境遇。這種情形可以從森林智者（Silenus）對邁德斯國王（King Midas）所說的一段話中反映出來。當邁德斯王向森林智者請教什麼是人生最好的事時，森林智者原不想回答，經不起邁德斯王的追問，最後森林智者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你們可憐的人類，為什麼一定要我說出那些你們最好不要聽的話呢？我告訴你們，人類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，既已出生，那麼，次好的事情，是快點去世，以歸於空無。」森林智者的這段話，澈底道出了早期希臘人的人生觀，這種悲觀厭世的人生觀，直到希臘悲劇產生以後，才轉變為充滿光輝喜悅的樂觀主義的人生觀。而所謂希臘悲劇，尼采認為是由兩種成份組成的，即阿波羅情態和戴奧尼索斯情態。阿波羅情態代表靜穆的美，舉凡一切造型藝術如雕刻、繪畫以及用冷漠的理智來觀照世界的态度，都是這種情態的表現。戴奧尼索斯情態則代表生命的力，舉凡一切非造型藝術如音樂舞蹈等都是這種情態的表現。阿波羅是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，戴奧尼索斯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，尼采借這兩個神祇的名字代表發自於人性根本處的兩種情態，這兩種情態，雖然都是發自於人性的根本，可是，起切並沒有相交在一起，而是平行的發展。荷馬史詩

是阿波羅藝術的極致，阿基洛卡斯（Archilochus）的抒情詩則是戴奧尼索斯藝術的最高型態。當這兩種藝術型態各自展開的時候，還不會達到藝術的極峯，直到這兩種情態合而為一，也就是美與力合而為一時，才達到了整個藝術的最高型態。這個最高的藝術型態，便是希臘悲劇。由於夢幻的美的藝術世界與生命的旋律相結合，從此，阿波羅情態激發生命的力量，而戴奧尼索斯情態，則喚起夢幻的美。希臘人便透過這種悲劇精神，淨化世界，美化人生，使原先悲觀的生命情調，一變而為喜悅光輝的生命情調。燦爛的希臘文化便由此而產生。正當希臘文化充滿着生命力量的時候，却產生了一個蘇格拉底。蘇格拉底哲學，揚棄了希臘悲劇中的戴奧尼索斯精神，只發揚阿波羅以冷靜理智靜觀世界的精神。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出尼采對希臘哲學的獨特看法，他認為蘇格拉底是一位頹廢哲學家。由於蘇格拉底的出現，從希臘悲劇中產生的希臘文化，便因而中斷，此後，希臘文化中的生命力量便消失了，蘇格拉底以後的西方文化，完全是沒有血色的文化，後來，再加上基督教神學的摧殘，西方文化完全是貧血的弱者文化。

正當尼采嘆息西方文化之墮落的時候，他發現了叔本華哲學，這給他帶來很大的鼓舞。大家都知道，世人認為叔本華是悲觀主義哲學家，而尼采却是肯定生命力量的，尼采怎麼能够在叔本華哲學中得到慰藉呢？這裡是另有原因的，當叔本華的睿智深入表象世界的背後，察見了意志的

力量以後，怎不叫尼采歡欣雀躍呢？所以當尼采偶然發現叔本華的「表象世界與意志世界」一書的時候，他化了兩個鐘頭的時間，廢寢忘食的把它讀完，這個時候，他完全沉醉于叔本華哲學中。這個時候的尼采，很像希臘神話中的邁德斯王，叔本華則像那森林智者，可是，尼采畢竟是尼采，他並沒有停留在叔本華哲學，他崇拜過叔本華，也擺脫了叔本華。我們知道，悲觀主義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沉淪在悲觀主義裡而不能自拔。如果一個人能夠經過悲觀主義階段而又從其中跳出來的話，那麼，他對於人生世界的體驗，會遠較那些膚淺的悲觀主義者為深切，尼采就是屬於這種人，當他發現叔本華的書旨，看透了世界的真相，他確會沉醉于叔本華的哲學裡，可是，他又能够從叔本華悲觀主義裡面跳出來，重新肯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，因而成為他自己所謂的悲劇哲學家。當地從叔本華悲觀主義裡跳出來以後，他發現了華格納。在尼采的心目中，華格納簡直是戴奧尼索斯的化身。他從華格納的詩劇裡，發現出戴奧尼索斯的精神，也就是力與美的合一，夢幻的靜美與生命的旋律的結合。沉睡了兩千年的戴奧尼索斯精神，在華格納身上復活了。這個時代，華格納可以說是尼采心目中的偶像，可是，曾幾何時，這個偶像又幻滅了。當第一次拜魯特音樂節的時候，尼采開始寫作他的「人性的、太過人性的」一書，從這個時候起，他對華格納開始失望了。他說，任何人只要心中具有他那個時候的觀念，一旦在拜魯特聽戲時，就可

以想像他當時的感覺，他說，他好像一直在做夢，他幾乎不認識華格納了。當他寫完了「人性的，太過人性的」一書以後，他把這本書送去拜魯特，就在同時，尼采也收到了華格納的帕西法爾（Parsifal），華格納並且親筆寫着：「教會參事官理查華格納，送給他親愛的朋友尼采。」在這兩件作品的互贈中，尼采似乎聞到了一種不祥的預兆，好像兩把劍碰在一起時發出的聲音一樣。尼采嘆息着華格納竟然成了宗教的虔誠者。在華格納身上再也看不出戴奧尼索斯的踪跡了，華格納再也不是希臘悲劇精神的化身了。至此，尼采想從華格納音樂中找尋叔本華哲學出路的梦想破滅了，此後，兩人便分道揚鑣。對華格納的期望幻滅以後，尼采似乎無所寄託，他的精神彷徨了一段時期。這個時期是他思想展開的中期，也就是他的破壞時期。

五

越過叔本華和華格納的中期思想結晶，除了上述引發他與華格納分手的「人性的，太過人性的」一書以外，主要的是「黎明」和「喜悅的智慧」。「黎明」一書是尼采在意大利北部名城熱內亞海邊完成的。這本書中的基本思想是他躺在海邊岩石上思索出來的。在這本書中，他攻擊那些一向被視為道德的無我觀念，他開始反對那種自我犧牲的道德鬭爭，也就是反對所謂抽象的人，他要我們做一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。書中一開始，就寫上一句印度格言：「還有那麼多的黎

明，等着去散播它們的光明」。現在尼采問，這句格言的作者，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那新的早晨呢？到什麼地方找尋那新一天開始時朝陽的鮮紅呢？他自己回答著說，要在對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價中去找，要在對一切道德價值的解放中去找，要在對一切以往被禁止、被輕視和咒罵者的信心中去找。他說，現在他的最大工作是替人類準備一個偉大自覺時機。他認為以往人類並沒有走上他們所願意走的正確道路。他們完全處在一種否定、腐落和頹廢價值的支配之下，因此，他覺得道德價值的起源問題，乃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，因為它是決定人類未來命運的關鍵所在。以往，要我們相信，我們人類是處在一種最好的情形下，聖經可以作為我們精神的指南。其實，人類是處在最壞的情形下，人類一向被那些吸血者——教士所支配。我們要改變這種情形，要擺脫這種情形，「黎明」這本書，就是開始這個改變和擺脫的活動。

尼采在自傳中說，要建設新的價值，就必需破壞一切舊的價值，這個時期的尼采，可說是完全在從事破壞工作。他開始對一切價值重作估價。他需要一切基督教的道德觀念，他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念，不但是愚昧的道德觀念，而且是一切新價值的障礙，不掃蕩這些頹廢價值，便無由建立新的價值。所以，他大肆破壞。我們可以說，這個時期的尼采，是擺脫了叔本華和華格納而向著懷疑和虛無主義進發的。我們知道，虛無主義有兩條出路，不是走向自我毀滅的頹廢道路，

便是從破壞中突出而走向訴諸行動的創造活動。我們也知道，俄國在大革命以前，是充滿着虛無主義氣息的，這點我們可以從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說中看出來。布爾雪維克黨人列寧早年也是一個虛無主義者，可是俄國的虛無主義，終於導致俄國的大革命，所以，虛無主義並不可怕，問題是如何面對虛無主義。現在，我們來看尼采如何面對虛無主義。對於虛無主義的超克，是尼采後期思想的中心所在。

六

經過懷疑和虛無主義的破壞階段以後，尼采終於發現了自己，他的主要思想內容漸次充實而展開。這個時期的作品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，也是他思想的結晶的，是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。這本書的基本觀念：永遠輪迴，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間形成的。尼采在自傳中描寫過獲得這個觀念的經過。一八八一年八月間的某一天，他正在西爾烏普拉那湖（Lake Silvaplana）邊森林中漫步的時候，突然間獲得了這個觀念。不過，在這一天的兩個月以前，他會發現過一個前兆，就是他在愛好方面有一個突然而深刻的轉變，尤其在音樂方面。他說，也許整個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都可以視之為音樂。他相信，在創作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的許多條件中之一，就是他在聽覺藝術方面的再生。

查拉圖士特拉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教主，尼采選擇這個名字作為他的代言人。所謂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即是「尼采如是說」。如果我們要了解查拉圖士特拉這個人的特質，我們先要了解他的主要生理狀態，也就是尼采所謂「非常健康」的狀況。關於這個「非常健康」的觀念，他早在「快樂的科學」中說得非常清楚。他說：「我們這些新的、無可稱謂以及高深莫測的人，過早地產生一個未經證實的未來——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以達到新的目的，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健康，一種更強健、銳敏、堅忍、勇敢和愉快的健康。」這種健康不僅是一種靜態的享有，而且是經常的獲取，也必需獲取，因為他必需經常消耗它。因此，這些理想的追尋者，也許他們的勇氣太過謹慎，以致經常觸礁而受到挫傷，但是，他們一再的重新獲得他們的健康。在他們面前的，是一個未經發現的園地，是一個充滿着美、奇妙、疑問、神性的世界。在他們生存的這塊大地上，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滿足他們，然而在他們前面，却有一個偉大的遠景，他們的內心，充滿燃燒的欲望，他們不能對今天的人類感到滿意。「超越今天的人類」乃成為他們的理想了。這種理想不是任何人都能具有的，它只是某一種人的理想，它只是那些生命力旺盛而輕薄向來被視為神聖、良善、不可侵犯及尊重東西者的理想。因此，查拉圖士特拉說：「我在我的四周畫上圓圈和神聖的界線。那些與我共享高處的人更加少了。我為自己在更神聖的山中，建造一個山脈。」這位在